

<<上海之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海之死>>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3210

10位ISBN编号：7561343213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虹影

页数：2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上海之死>>

内容概要

短短十二天内，一个女人能否改变历史？

一个女明星兼女间谍的爱恨情仇，层层进逼的真相，挑战读者的心智与情感。

1941年秋冬，中国孤独的坚持抗战已四年，欧洲战事到了最紧急关头，上海孤岛却如世外桃源。导演谭呐决定演出浪漫爱情剧《狐步上海》，请客居香港的名演员于堇回沪演出，于堇同意了，却有她自己的几重目的，她住进国际饭店，与盟国，日军，汪伪，以及其他方面的谍报人员展开了一轮争分夺秒的情报战。

当于堇终于取得关键情报——日军舰空母舰集群的偷袭目标，她却面临一生最困扰的难题，她的忠诚究竟意在保何方？

她做了断然的决定，并且以的炮声响起时，死神没有放过本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但是历史却转过了决定性的弯口。

小说文字沉浸于独特的气氛营造，一时悠漫若舞场，一时焦灼如战情，起伏跌宕，推刚为柔，堪称虹影创作的新高峰。

<<上海之死>>

作者简介

虹影，著名作家、诗人、美食家。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

代表作有长篇《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等、诗集《沉静老虎》等。

现居北京，喜欢旅行和摄影。

五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曾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评为《中国图书商报》十大女作家之首，被《南方周末》、新浪网等评为2002、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K-英国情人》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 YEAR十大好书之一。

《饥饿的女儿》被台湾选为青少年自选教材。

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

<<上海之死>>

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上海之死》重大事件时间表后记及鸣谢

<<上海之死>>

章节摘录

很抱歉，上海今后多少年也不见得能下完这场雨。

不等也罢，那么，机会什么时候来呢？

阴霾的天空露出一剑鱼肚白，像晨曦。

我紧握话筒，脸色大变：电话那头的一片混乱中夹有熟悉的声音，你的声音，然后是突然爆发的惊叫：一大群男人的惊叫。

我呆住了，电话那头似乎也不知所措。

整整过了好几分钟，电话才重重地扣上。

我丢下电话，就往门外跑，跑得身子如飞，追着乌云，推斜一路上的房子。

难道你就不能在电话那头给我一句话，就一句话？

那天晚上，在那么多人中间，你几乎靠着我的肩。

你的脸精巧如玉，嘴唇湿热，使你一下子从扮演的人物变成肉身凡胎，生命从这细腻柔软的地方开始。

现在我是一匹识途老马，从新填没的坟坑里艰难地爬出，沿着曾经的足迹往回跋涉。

他们都以为我死定了，既然再也不可能见到你，我又何必不死？

但是我看到自己依然在寻找，再次等待在路口。

夜降临太早，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

上海的马路，像一个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从路四角汇集到铁阴沟盖，汨汨地流下去。

下水道被如此泡过几个星期之后，潮气升出，带着磷火的蓝光，幽幽地游动在四周。

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迈而西爱路口。

这不奇怪，每晚都如此，今天令人不安的是似有若无的说法。

事情已经发生，事情正在发生。

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往兰心大戏院而来，车夫猛地停住汽车。

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一看就是母女俩，他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

门口亮着“客满”的霓虹灯。

女儿回过身来，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

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从皮包里掏出钱来。

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摇摇头走开。

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

的确，没有多带钱。

阴谋迭出的交易在等票者中进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

上海早就裂成几块，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日本人占据的苏州河以北，电车早已互不相通，看一场戏要换几趟车，不容易。

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1941年12月6日，日历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小叠。

今夜的观众，与以前不一样，连票贩子也夹在人群中发表自己的看法。

“晚报说的！”

“一个惊人的消息正在传开，人群的喧哗突然升高，有的人在急切地打听。”

“这是谣言！”

“否认的吼喊，带着愤怒，更为激昂。”

在戏应该开场的时候，门外的人却越聚越多，扎断了街，堵塞了交通，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的数量。

这一整个夜晚，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

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观众，也有人中断看电影，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都往兰心赶来。

他们赶到这儿，不是想看戏，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为了知道一个虚实。

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许多人就是在家坐不住，就是要到这里来，到新闻发生的地方来。

<<上海之死>>

剧场里，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光焰四射，也不见暗淡几分。但是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他们站起来，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厅内过道上，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挤满了人。

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女主角是否在认真化妆，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但台口守着的人一律拦住。

“那么是真的？”

他们挑战似的问。

看守者平淡地说：“没听说那消息。”

早过了开场时间，台上还是没有动静。

观众心里都感到谣传的一切，正在被证实。

陷入悬疑，又不知底细，让人觉得在受命运愚弄。

观众的这份愤慨，像森林之火，风刮着往台上卷。

终于，幕布拉开，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一个人走出来，剧场渐渐静了下来。

他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平时看着很高，这时孤零零的身影，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

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这人是著名导演、爱艺剧团的团长。

导演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

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不久过道都站满人，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帖。

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

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入舞台，连乐队也拿着乐器，站到台上两侧。

导演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转过身来。

他拍拍话筒，觉得声音清晰了，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

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的大声哄然。

没有一个人退票，没有买到票的人，也把钱放到义捐箱里。

导演静穆地站在那儿，陌生人的脸在他面前出现，又消失。

他的助手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

他固执地摇了摇头，酸涩的口水艰难地涌上舌尖，吞回喉咙。

记者们赶来。

导演不得不对他们说话。

一江寒水涌入这个冬季，这一夜恐怕才刚刚开始。

他尚不到三十五岁的脸上，爬上好几条皱纹。

他不想演说，那蹦出嘴的话，吓了他自己一跳：什么时候，我是这样不注意措词，倾倒入心里想说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上海中西文报纸大版面报道这件惨事，在名字上加了黑框。

《申报》记者引用了导演的原话，头版头条是一个大惊叹号：“一个时代的结束！”

各种剧照，都被找了出来。

报纸都说这是“现代孟姜女哭夫”“多情女以身殉情”：她赶到孤岛上海租界来，应邀参加话剧《狐步上海》的演出，目的是在救她的不幸被汪伪特务机构76号逮捕的丈夫。

76号假意释放，却秘密枪杀其夫，她痛苦万状，只能自杀殉情。

爱艺剧团的同事们，租了一辆灵车，提前一个小时从兰心大戏院出来，赶到集合地，然后与自动集合送葬的戏迷们一起往国际饭店方向来。

没有口号，没有横幅标语，只有灵车上架着的巨幅画像，那是美术师连夜按照片画出来的，装在一个木架上。

美人玉殒，笑颜不再，这本身就够让人悲哀的了。

况且许多东西将随着她消失：那些千奇百怪的传闻，那些纠缠不清的艳事，那让上海永远生机勃勃的女性气息。

人流经过国际饭店门口时，纷纷驻足抬头，看耸入云端的上海第一高楼那堡垒式的塔顶，想象那个绝色美女气咽命绝时的惨景。

<<上海之死>>

国际饭店里好多中外住客也拥了出来，加入到送葬队伍中。

在国际饭店楼上，窗帘后面站着饭店的犹太人经理，紧张地注视着整个场面，不时举起望远镜看队伍走了多远。

他让饭店警卫做好准备，以免游行队伍控制不住情绪。

这个国际饭店充当不了风暴中的避难所。

孤岛即将沉没，国际饭店再高，也不可能避祸。

一切残存的美，都在昨天殒落。

送葬队伍往西走去，离万国公墓还有好长一段路。

经理转过身来，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向手下人交代了几句，就关上房门。

不一会，他出了国际饭店大门，朝送葬队伍方向急急走去，但并没有加入，忽然拐向南，加快了脚步朝相反方向走。

只要这步子不停下，就会到达一个目的地。

另一个人的埋葬，需要他去处理，送葬的只可能是他一个人。

我必须告诉上帝，意料之外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第二章 于堇坐船到达上海，是1941年11月25日，她从码头直接搭车去国际饭店。

轮船拉响汽笛，鸣叫着从黄浦江进港，她扶靠船舷，看着熟悉的外滩，扳着手指数离开上海的年月，数不清，心里就是不肯数清。

这季节，弄不好，心上都会生冻疮。

日本人在码头上没有打旗设警，可能知道这是上海的门面，占领军的形迹，表面上并不很放肆。

十六铺码头楼顶上的国旗，竟然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让人顿生幻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

仔细查看，旗上面有一条黄带子，上面有几个点子看不清楚，她知道那是“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日本人的傀儡南京伪政府萎萎缩缩的标记。

旅客有次序地下船，码头上站着各种各样接客的人。

于堇费力地穿过拥挤的人群。

在码头一端，熟悉的上海黑色出租车整齐地排列着，黄包车、三轮车各有其所。

战前十六铺码头乱糟糟地叱喝抢顾客，乞丐小偷混在其中，挑夫更是拼命朝前挤，嚷着抢生意。

这原是上海第一景，此刻在日本刺刀下，倒是秩序井然。

行李简便，就一个皮箱，船上侍应生，交给码头上的红帽子，紧跟在于堇后面。

皮箱在那人手中变得很轻，他走得轻快，瞧见人多，便机灵地走到她的前面，不时用手推开挤到她身边的一些人。

于堇戴着黑色贝雷帽，蓝缎花旗袍，外面披了一件淡红色开丝米短大衣。

乌云故意冲着这外滩狠命地压下来，气闷得慌。

幸好不时有阵阵海风袭过，爽快了许多。

下船的女人，不像到达一个战争中的东方城市，个个似乎都一步不拉地紧跟着欧洲的最新款式，高跟鞋上的毛呢长短大衣和皮衣，每人各有色各有样。

就在这几天，巴黎已经陷落，伦敦正天天挨德军的轰炸，伦敦牛津街MissSelfridge橱窗里的最新时装，要七张配给券，连伊丽莎白公主也买不起，只有这个上海，只有这个外滩码头，才能在全世界炸弹摇晃中领袖时尚。

她跨入出租车，脸上感到雨点，真是赶巧了，车子驶出百米，就听见雷声像锣鼓喧天，闪电蛇状地起舞，雨水往车子顶上打出切切嘈嘈的声音。

非但不难听，节奏复杂得令人兴奋。

很好，于堇交叠的腿换了一下：上海知道怎么迎接我回来。

不一会儿，景色就模糊了：雨水毛茸茸地覆盖了玻璃，像戏里唱俗了的词：行人欲断魂。

车子过了九江路，于堇顺手抹抹玻璃上的雾气，出现了熟悉的场景：路人撑着中式伞西式伞，穿着各色雨衣，小贩挑着担子，戴着斗笠披着雨蓑。

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她摇下车玻璃，雨比刚出生小猫爪子还细巧，潮湿的空气中竟有幽幽的香气，像玉兰，也像栀子花。

<<上海之死>>

她心一动：这是种久违的气味，一个少女撑着一把描红花的油纸伞迎着车子侧身而过。
她赶快掉转脸，去瞧街的另一边。

.....

<<上海之死>>

编辑推荐

你爱读张爱玲吗，那就会爱读虹影，文学史上的异数，中国最受争议的传奇作家，她的作品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虹影倾力打造的“重写海上花”系列作品，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登陆上海卫视、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等各地电视台热播。

中国第一本“旅馆小说”，也是中国少见的国际间谍小说，故事发生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的上海租界。

“是呀，我只不过是个漂泊者，尘世间的匆匆过客！
难道你们就不是吗？”

<<上海之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